

# 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 第四二二一號

## 響應一元獻機

### 巴縣各縣捐款三架

（中央社訊）巴縣各界響應一元獻機運動，在縣政府籌備處之發起下，全縣各地風聲所播，捐款踴躍，巴縣各界捐款已達一萬元之譜，而捐款之數，亦將以此而增加。

（中央社訊）巴縣各界響應一元獻機運動，在縣政府籌備處之發起下，全縣各地風聲所播，捐款踴躍，巴縣各界捐款已達一萬元之譜，而捐款之數，亦將以此而增加。

## 長沙東北郊殲敵

### 粵境戰烈敵沿北江犯清遠

（中央社訊）長沙東北郊殲敵，粵境戰烈敵沿北江犯清遠，長沙東北郊殲敵，粵境戰烈敵沿北江犯清遠，長沙東北郊殲敵，粵境戰烈敵沿北江犯清遠。

## 香港將召開

### 中英美金融會議

（中央社訊）香港將召開中英美金融會議，中英美金融會議，香港將召開中英美金融會議。

## 邁斯英以坦克援蘇

### 解釋需要援助之原因

（中央社訊）邁斯英以坦克援蘇，解釋需要援助之原因，邁斯英以坦克援蘇，解釋需要援助之原因。

## 洛索夫斯基

### 電謝英坦克工人

（中央社訊）洛索夫斯基電謝英坦克工人，電謝英坦克工人，洛索夫斯基電謝英坦克工人。

## 蘇聯普及軍訓

### 全國人民狂熱擁護

（中央社訊）蘇聯普及軍訓，全國人民狂熱擁護，蘇聯普及軍訓，全國人民狂熱擁護。

## 芬如繼續侵蘇

### 英即認為敵人

（中央社訊）芬如繼續侵蘇，英即認為敵人，芬如繼續侵蘇，英即認為敵人。

## 蘇軍重創納粹匪軍

### 救德薩附近羅軍被擊潰

（中央社訊）蘇軍重創納粹匪軍，救德薩附近羅軍被擊潰，蘇軍重創納粹匪軍，救德薩附近羅軍被擊潰。

## 比愛國志士

### 被德處決

（中央社訊）比愛國志士被德處決，被德處決，比愛國志士被德處決。

## 美國零訊

（中央社訊）美國零訊，美國零訊，美國零訊。

## 屈武先生演講

（中央社訊）屈武先生演講，屈武先生演講，屈武先生演講。

## 蘇德戰爭形勢

（中央社訊）蘇德戰爭形勢，蘇德戰爭形勢，蘇德戰爭形勢。

## 簡訊

（中央社訊）簡訊，簡訊，簡訊。

## 英蘇兩國職工會

### 首次代表會議

（中央社訊）英蘇兩國職工會首次代表會議，首次代表會議，英蘇兩國職工會首次代表會議。

## 張仲鈞遺囑

（中央社訊）張仲鈞遺囑，張仲鈞遺囑，張仲鈞遺囑。

## 機械師授科

（中央社訊）機械師授科，機械師授科，機械師授科。

## 國內

（中央社訊）國內，國內，國內。

## 本市

（中央社訊）本市，本市，本市。

## 英蘇兩國職工會

### 首次代表會議

（中央社訊）英蘇兩國職工會首次代表會議，首次代表會議，英蘇兩國職工會首次代表會議。

## 英蘇兩國職工會

### 首次代表會議

## 英蘇兩國職工會

### 首次代表會議

## 英蘇兩國職工會

### 首次代表會議

## 英蘇兩國職工會

### 首次代表會議

## 英蘇兩國職工會

### 首次代表會議

（中央社訊）英蘇兩國職工會首次代表會議，首次代表會議，英蘇兩國職工會首次代表會議。



劍 K  
汪 義威斯達  
譯

是這官場裏最苦的工作。

「漢使沈卿，提轄王！」他喊著，披了那件藍綢的長衫，走下階去。

「請坐。」來，我早已都包備好了，特地從城裏去買來的。」

「有什麼特別的菜呢？」

「我們廚師才做了一天的路，肚子餓得很，對特殊的菜更沒有特別選擇的。」

「新鮮桂魚，蒸這幾個小時吃過罷？」

自然，這是一種誇人的菜目，不要說這種個月，自漢口失陷以來也就不會嘗過了！

「你們的夾着製成精緻蝦的時日和我國的幹蝦，精細還是懸殊起來了。」

「你們可以隨便到縣城裏去買東西嗎？」我問他。

「『不要買東西』，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自由在城外坐在戲園待會辦公所應酬外，旁餘像低底重開會議。』他平淡地說道：『一部分維持會的重要人物，是可以隨我們指揮的。你覺得這是奇怪的案情嗎？現在是叛徒——淪陷區匪黨真狀態。』

他那個頭低下平淡，把我底臉兒也壓下去了。

× × ×

晚飯後，我就溜上了樓，開始脫衣睡覺罷。這一天，為着要聽取人注意，我沒有騎馬，跟着那位偵查員在泥濘陰沉的山道中走去；了幾十里地，我差不多常常要跌幾次，幸而

我們都會事先得到警告，」他忽然對我這樣說：『你大概已經聽到這些游擊隊如魚，老口能如水的比喻吧？在這里，我們生存的困難老百姓是不存在的。』他還沒有有人能夠許你在這村莊會發見一個游擊隊嗎？」

于是，我就放心地閉給衣服穿好，他又輕輕地披舊的時候，他又輕輕地對我說：

「看來得正好，明天有一個特別的客人介紹給你，你可以從這裏免落多少特別的材料？」

「他是幹什麼的？」我連忙問。

「一個敵人的女查員。」他說。

「敵人的女查員怎麼會到這裏來呢？」

「帶材料救出在這兒。你明兒見面就能明白。」

我看出他底故意要賣關子的神氣，就不再追問他，靜靜地睡下了。但是，我心底底的神經却不稍甯靜，許多憂悶糾纏住我：她是怎樣的人？為什麼會成了敵人底俘虜？為什麼又會認識這里的人？

夢中喚醒：

「『同志，起來！』」我疲乏般地坐起來，想起上次的柴油燈依然燃點着，於是這個燈亮了一點，窗外外面還照著深夜的一星半閃的光線，雖然政治法坐在枕邊邊的依然政治法主任何啊。

「什麼事？」我忽然地問他。

「不緊要。」他低聲地回答，平靜地說：「陣雨些時候，我們到門舍，直向領事館從鐵柵欄出去，彭家堡和從方國來，所以叫作你今晚睡下，但是只有兩間屋子，人設五夫妻，你仍再睡一可近，我當心不再得再睡若，我也略略知道所謂『準備』是什麼意思了，」

「準備了衣服，辦好了行李，佐魯特在枕上。」大家都不說話，房則黑漆漆沒有什麼響，只有豆油燈時時發出撲動着。

我的手中握着一位農民發來的很似自筆門前來民說：

「您這絕對，就是匪軍開槍，」

會何呀！，你進來，我也同當地生一起來（未完）

查理·曼

希特勒的失敗是必然的

流亡在奧的德國著名反法西斯作家  
德國的進攻蘇聯，已消除了那種共同的敵人的假象，

以

一個下雪的黃昏，我到了一個距離京城二十里的偏僻莊園。這是十六族特種部隊駐紮的地點。

給我開門的那位俄僑員將我帶進一個單間的院子裏；院子靜悄悄的，沒有一點生火，不過我所到過的一切住區內的地方，從上房階的窗戶低窗裏，

久了一！

「閣下！我們等候您！」

我盡量地睜大眼睛望穿腳膝暗處的角落，想看見白袍軍的到底是個什麼人。他似乎穿着的是那俄國特種放牧地統制上送下的，來在昏暗的油燈光下，我看清了那個便面而略帶蒼白的臉——長得條條

政治主任曾問：我會漸漸將黑馬引渡過來麼？於是便是介紹給我聽的。

罷能揮手在頭頂上用手畫出黑馬的牙關光輝中來，額金白的牙齒與中央兩顆金牙，在燈光閃閃灼灼鮮艷的光彩。金牙的服衣更加明了這幾分神秘性。

有人告訴我，他是北

## —愛倫堡戰地特寫—

逃出——駭人聽聞，我  
心裏好煩着：這裏大概並  
沒有餘匪，許近帶來我，我  
想了一個老百姓出來，我  
正想問一句，可是沒有等  
我開口，我底同伴已經轉  
身一溜煙地消失在板門間  
了，我也跟着走了進去。立  
刻，在坡底站着的幾個年  
輕的老百姓站了上來，  
粗聲粗氣和我底同伴打招  
呼，拍着他們的肩膀，和像  
談着一件毫不十分珍貴的  
事，似乎不重平常的。老  
百姓，我，這個突來的客  
人暫時被冷落了，我正感  
到一些寂寞。這時，從那些  
暗的角落裏却發出了一個  
熟悉的聲音：

## 鄉紳已經來了

### ——愛倫堡戰地特寫——

有些人以為鐘羅軍會把俄羅斯地主一同帶了來的。這  
些人還不明白希特勒的真心本意。希特勒對任何人都  
不會放鬆的，不但是倫士地，真是一枚針呀針呀，也要偷  
去的。

德國地主——額爾美的前到俄羅斯奧斯特拉得那村  
來了。我們是從德軍第十八號總騎兵團車隊第八營營長  
伍伍的文告里知道這個消息的。那個文告里說：

率軍司令諭：本人茲特佈告保民：凡駐紮本區  
總本人管轄之一切軍隊，均當保護本區一切糧  
食之實狀。茲將農務列如次：

中尉那亞恩（號那路隊長）——管理奧爾登  
德，（以下略）

亨利·曼。

漁民住在幾十里地，山道中走去了幾十里地。我並不常常帶釣魚竿趕得牠。身子疲困相像，恨不得一到地方立刻就睡覺。可是，正當我說衣服的時候，什麼突然止住我？不讓說衣服應酬的。她知道這兒離城只有二十里，離城只有八百里；城裏有一百多砲兵，五百名僱軍；他們時刻都是可以包圍住我們的。

我愣住了，也許我底臉色太難看了，他立刻又改了口氣：

『不過你是客人，要

德國的進攻蘇聯，已清除了那裏共黨的敵人，品了後緊閉。現在已不能再等了。連克耳斯將軍和汽油的政務需要，又一動一靜的暴亂發了。希特勒親面關鎖在的號召歐洲動搖一場反蘇聯十字軍，因為他的領袖們已把歐洲的其他部份放掠殆盡了。我相信他已經預見了這種對於我們國土上的進攻。至於我還是竟敢說實話，他曾是在對來。任何老實相信希特勒是萬能的。譬如他民反對政變的狂吠的人，現在甚麼還明白白賄了我。我衷心愛戴每一個被流亡的學者所保護的國家。我欲使英國底抵抗或比這更堅強些。

我的決心和目的底自覺會將於英國。這兩兩都已有確證值得憐憫的事——在英美德國的推進中所獲得的勝利。希特勒到底沒有一樣根據保衛的推測只為了探南而可憎的統治和他自己作戰而已。他的失敗是必然的而且如我所能看見的，全世界，包括英國在內都指著同一希望。我說懶懶而堅毅有力。（附譯）

[8] 208